

閉幕式致詞

伊吹 敦*

此次，能夠邀請到佛爾教授、以及海內外的專家學者，舉辦主題為「初期禪宗史研究之最前沿」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於我們「國際禪研究項目」來說，是一件十分歡喜的事情。

像這樣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實際上在去年也有舉辦過一次，主題為「道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當時，我們邀請了竹村牧男校長做了一場主題演講。昨天，他也在百忙之中特意來參加了開幕式並致辭，足以體現出東洋大學以哲學為建學理念的立場。對於竹村校長的厚意，在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謝。

兩天的學術發表，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在初期禪宗史研究這一領域，實際上也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研究方法。例如，有對新資料的挖掘與介紹的研究，有集中於禪宗某一個特徵的研究，也有對地論·攝論等先行思想與初期禪宗思想進行相互比較的研究、更有禪宗教團與戒律的關係、以及中國禪宗忌諱的「性」問題的研究等。我認為正是因為這些研究的多面性，進一步地表明了初期禪宗史研究在未來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從我個人來說，這次來參加會議的老師當中，有很早以前就相識的老朋友，也有近年在研討會上見過數次的老師，當然也有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見面的老師。我想在場的諸位老師，也應該大致是這樣的情況。我之所以用從文部省申請到的科研費，設立「國際禪研究項目」，其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提供一個世界各國禪研究者能夠相互交流的平台，來提高禪研究的水平。此次研討會就是為了在「初期禪宗史」這一領域，達成這個目的。

下面，我想藉此機會追憶該領域中著名的已故學者馬克瑞教授，同時也想向佛爾教授表達一下謝意。

*東洋大学文学部教授

記得在十多年前，東洋大學東洋研究所所長無意中得知馬克瑞教授正旅居日本，便邀請他來所做了一場演講。雖然演講的內容如今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當時帶著一條女性穿著比基尼圖案的領帶。因為很少見到這樣的場景，我便很不禮貌地詢問了他。馬克瑞教授回答說：這是因為在日本正式的場合必須要打領帶。我想馬克瑞教授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對過於注重形式的日本社會予以一種嚴厲的批判。當時，我深感研究禪學的人就應如此。先生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學者，也是一位禪的實踐者。近年，我一直關注禪與戒律的問題。今日想來，也許馬克瑞教授很早前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

另一方面，我與佛爾教授的第一次相會，大概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時我還沒有在東洋大學任教。通過閱讀佛爾教授的論文，我對他在學術上的卓見感到十分欽佩。因此，當我聽說佛爾教授在駒澤大學有一場演講時，便前往參加，並把自己發表過的數篇論文呈送於他，以此來代替了名片。意外的是，一周後在京都召開的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上竟然再次見到了佛爾教授。交談中，我得知佛爾教授很早以前就閱讀過我的論文，並認同我觀點，為此我感到十分喜悅。學會結束不久，我便聽說佛爾教授在美國出版了《正統性的意欲：北宗禪宗之批判系譜》一書。當我入手閱讀後，令我再次感到欣喜的是書中引用了我曾經送給他的論文。直到今日想到此事，也是對我的研究的最大鼓勵。我能直到今日還在繼續做研究的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佛爾教授的影響。

以上，不過是我個人的一些私事。但是我認為對於研究者來說，這些事至少可以說明，研究者間的相互交流有著重要的意義。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時間去思考自己的年齡問題，但是當我看到來參加會議的諸位時，發現不知不覺我已經步入年長者之列。最後，在研討會結束之際，我衷心的希望這次研討會為來參加會議的諸位老師、特別是年輕老師，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交流機會和平台。我的致詞到此結束，再次衷心的感謝大家。

（翻訊担当：通然）

